

信號槍

喬林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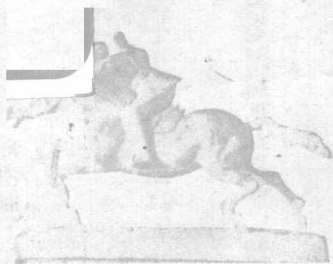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槍 號 信

喬 林 著

新華書店出版部編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大雨點打得木板房子叮叮噹噹響。海風從門縫裏吹進來，吹得煤油燈的燈芯兩邊晃，晃得屋裏明一下暗一下。

一個紅臉蛋的、很年輕的戰士正伏在桌子上寫字。他寫了一會，就用筆尖指着字，慢慢唸起來：「南海邊，是個好地方。……」

「蕭玉同志，把剪子遞給我！」

紅臉蛋的戰士回過頭一看，見班長正坐在背包上收拾腫了的腳，就把嘴一撇說：「哎呀，這雙腳坐在你的腿上算是倒霉！」說罷就取下板牆上的掛包，伸手到裏面去摸剪子。他把剪子遞給班長的時候，忽然驚奇地把舌頭一伸，他被班長那一雙腫得放光的腳吓住了。

「怎麼，害怕啦？」班長陳海峯看見蕭玉那副十足的孩子像，就笑起來。

他把一個破舊的白包袱剪成一些兩寸來寬的布條，然後用布條把腳一層層包起來。蕭玉閃着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說：「班長，你的腳腫的快出水了，你得想辦法快點治好呀！」陳

海峯說：「你看，我不是天天在治嗎！」蕭玉說：「哼，像你這樣治，我看治到明年也治不好。」他撇了撇嘴，意思是說：你天天在海邊跑，一雙腳不是在水裏泡，就是在泥裏拖，一直弄的兩腳腫的像皮球，還是不肯休息，這哪能治好？

有人把門敲了兩下。蕭玉打開門，人還沒進來，風已把燈吹熄了。蕭玉點着了燈，看見進來的是楊知本和劉標。

「有什麼情況嗎？」陳海峯一面說一面癱着腳走到桌子邊。

「明天村裏開羣衆大會，慶祝土地回老家，啊，還要發土地證！」楊知本說。

「明天什麼時候開？」陳海峯說，用他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楊知本。

楊知本用毛巾擦着衝鋒槍上的水，回答說：「晚飯以後開。」

「叮鈴鈴……」電話鈴響了。陳海峯拿起耳機：「喂！哪裏？啊，是的，連長同志，是我。……我們馬上出去。……呃，好。」他放下耳機，對楊知本說：「連首長來了電話，叫我們在這樣的天氣裏特別小心，不讓敵人鑽空子。家裏由你負責吧！今天該我和蕭玉出去巡查。」他用眼睛瞟了瞟蕭玉，「你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「準備好了。」蕭玉拿上衝鋒槍，可是又皺了皺眉頭說：「班長同志，你在家休息吧，你的腳不得力。」

「對，班長在家休息吧，我出去。」楊知本說。

「我去！我去！」劉標大聲嚷着，就像跟誰吵架一樣。他就是這麼一個粗喉嚨大嗓子的人。

「不，」陳海峯認真地說，「同志們休息吧，我的腳能行！」他的語氣使大家知道，他的決心是不能改變的。

另外幾個在外巡查的戰士剛剛回來，陳海峯就帶着蕭玉出去了。

外面黑得伸手不見掌。雨還是沒有停。他們在一尺多寬的、彎彎曲曲的泥巴路上搖晃着。路中間硬，兩邊滑，幾乎是走幾步就要摔一跤。陳海峯一面用眼睛在黑夜裏辨別方向，一面使勁挪動他的沉重的腳。蕭玉走着，老是想看班長的腳。好像走在泥巴路上的腫了的腳不是生在班長腿上，而是生在自己的腿上。班長說腳不疼是假的，哪能不疼呢！一支針扎了手指頭也要疼的皺鼻子，一雙腫了的腳在泥水裏泡着，要不疼才怪呢！……想着，走着，一滑，跌了一跤，倒到旁邊水溝裏去了。陳海峯把他從水溝裏拉起來，他悄悄說：「班長，平常說渾身上下都打溼了，只剩牙沒打溼，這會喝了兩口水，連牙也打溼了。」陳海峯揪了揪他的耳朵，說，「走吧，小鬼，有話留着回去說吧。」

他們到了海邊，又沿着海邊往東南方向走。雨停了。海水打着海岸，發出嘩嘩的聲音。

他們檢查了兩個民兵的哨位，就往民主村走。剛剛走進村邊的榕樹林，就聽見有人在小聲唱歌：

舊社會，好比是，

黑古隆洞的枯井萬丈深！……

蕭玉小聲說：「是誰在唱，半夜三更還不睡？」陳海峯說：「還有誰，還不是婦女會的人！」

「站住！做什麼的？」從屋上傳來了兩個婦女的聲音。

「我，老陳！」陳海峯用半生不熟的廣東話答應了一句，就笑着問，「是你們在唱嗎？哼，放哨的時候還唱歌？」

「哈哈，剛剛哼一句就被你聽着了，真倒霉呀！」一個姑娘在屋上說。

「陳同志，你管一管她吧，不要她在哨上唱歌。我說她連聽也不聽呢！」另外一個姑娘說。

陳海峯說：「是呀，以後不要在哨上唱歌。你看大軍什麼時候在哨上唱過歌？……啊，沒有什麼情況吧？」

「沒有，」那個唱歌的姑娘說，「要有我也不會唱呀！」

「沒有！沒有也不該唱呀！」另一個姑娘說。

往回走的時候，蕭玉說：「班長呀，我看乾脆別叫婦女站哨。在哨上唱歌，這不是鬧着玩嗎？」陳海峯說：「不能性急，慢慢她們就懂規矩了。小鬼，你想想，她們從前見人臉就紅，這會能跟我們學普通話，學唱歌，還學着站哨，這就不簡單呀！」蕭玉在黑暗中撇了撇嘴，說：「是不簡單，可是不該在哨上唱歌呀！」陳海峯說：「哎，你今年十九歲了，還完全是個小孩子。」蕭玉一聽班長說他是個小孩子，就像很懂事一樣不吭聲了。

回到木板房裏，陳海峯看了看板牆上的掛鐘，已經是兩點十分了。他把兩個該去巡查的同志喊起來，囑咐了他們幾句，他們就出去了。陳海峯和蕭玉脫下沉重的雨衣和溼漉漉的衣服，打開背包，鋪上被單就睡起來。陳海峯躺下去，小聲說：「潮上來了。」蕭玉說：「怎麼知道潮上來了呢？」陳海峯說：「我嗅到了水腥味，又聽見海水打着房子底下的柱子響。」蕭玉把腦袋從被子裏伸出來，用鼻子使勁吸了一下氣，沒嗅着水腥味，海水碰着柱子的聲音却聽見了。海上傳來了汽笛的叫聲，一隻砲艦從海邊駛過去。他們很快就打起鼾來啦。

早上，太陽從掛着水珠的榕樹上升起來。棕櫚樹像剛剛洗了澡一樣，光着身子，披着溼漉漉的頭髮。空氣中飄着香蕉和洋桃的香味。淡紫色的喇叭花張着圓圓的嘴巴在呼吸空氣。在海盆堤上用四隻木腳架起來的木板房，三面都是潮水，只有一面跟堤連接着。

劉標在門口劈柴。楊知本在一個只能放一口水缸和支一個鍋灶的廚房裏燒火。除了他們兩人以外，別的同学都在木板房裏：有的在看書，有的在寫日記。

「同志，同志，大軍同志！」一個小姑娘邊走邊喊。

劉標一抬頭，看見是姚銀花和她爸爸來了。銀花揹着魚網和被褥，姚老漢挑着一挑活蹦亂跳的魚。

「好呀，你們打的魚不少呀！怎麼這回出去三天就回來了？」劉標說着，把斧頭放在剛劈的柴上。

去潮水，劉標說錯了，我們出去了四天，不止三天呢！」銀花偏了偏腦袋，臉頰上露出

「聽說今天發土地證，我們才趕回來。」姚老漢放下魚担子，笑着說，「同志，不瞞你說，我們父女倆還分了兩畝水田呢！」

同志們都出來了，用心聽着姚老漢用廣東口音講的普通話。姚老漢摸着花白的鬍子，越說越有勁。劉標笑嘻嘻地問姚老漢：「姚老漢，你又會打魚又能種田，你說說，到底是種田好呢，還是打魚好？」姚老漢把眼睛笑成了一條綫，說：「這話問的有意思。依我看，從前打魚不好，種田也不好，反正總是吃不飽穿不暖；現在呢，打魚好，種田也不錯，哈哈……」大家也跟着笑起來。

銀花看見楊知本端着熱氣騰騰的飯往木板房裏走，就扯了扯爸爸的衣角說：「該走了，同志們要吃飯了！」姚老漢便挑起魚担說：「有空到我家裏去玩吧。」劉標說：「別慌，讓我送你一會吧！」說罷不由分說就把魚担子奪過來，挑着先走了。姚老漢和銀花只好跟着他。

吃罷早飯，陳海峯給班裏同志佈置了工作：白天兩個人到海邊巡查，七個人去幫助村裏準備開發土地證的大會，留一個人在家裏看門；晚上除了看門的以外，全部去會場守衛。

會場設在村子前面的稻場上。太陽剛一落，兩對大紅燈籠就點起來了。會場上鬧哄哄的。民兵、婦女和兒童互相拉歌子，老人們在談家常。人們的臉上都掛着笑。要找不笑的人

也有，那就是坐在會場角落裏的幾個被沒收了土地的地主。

會開得很熱烈，連白了鬍子的姚老漢也上台講了話。他說：「鄉親們，從前我是個三天不說一句話的人，今天我却要說兩句。我們都是人生父母養的，都是人。可是，從前有人把我們當人看待嗎？沒有。」他憤怒地看了看靠海的方向。「反動派是把我們當作墊腳的石頭。鄧熊飛這個惡霸把我們的血都吸乾了。」他喘了一口氣，用粗糙的手擦了擦額上的汗，「今朝我們把盼了幾輩子的田盼到手了，該我們樂一樂了。讓反動派去眼紅吧，讓鄧熊飛去眼紅吧！」他說到這裏猛然停住了。

突然，大夥的眼睛一齊都望着天空。西北角的天上被劃了兩條綠綫。有人悄悄說：

「信號槍！」

「信號槍！」

陳海峯一看方向，就知道這信號槍是在鳳凰山打的。會場上馬上不安靜了，有人在問：「是誰在打信號槍呀？」他站起來，右手在空中挽了挽，大聲說：「老鄉們，不要驚慌，繼續開會吧！」他囑咐民兵好好維持會場秩序，回身就帶着幾個戰士向鳳凰山跑去了。

姚老漢用拳頭捶了一下桌子，接着說：「鄉親們，你們看見了，敵人還在打槍，他們是不進棺材不死心的。可是，繩子已經套到他們的脖子上了，他們是活不長的。鄉親們，行船

要有好能手，有了共產黨，有了大軍，我們什麼也不怕！……」

戰士們跑到鳳凰山的時候，每個人的衣服都已被汗溼透了。陳海峯的鞋子裏鑽進去幾塊小石子，小石子把他的腫了的腳磨破了。

月亮當空了，雲彩慢慢移動着，一會在月亮下面，一會遮住了月亮。山上的樹很密。松樹、榕樹、野竹和野籐織成了一個密密的網，想進去是很困難的。陳海峯琢磨了一會，就吩咐大夥分兩路鑽進樹林去搜索。山坡上有厚厚的一層樹葉，樹葉發出了腐爛的氣味。他們輕輕地在樹葉上走着，生怕走出了聲音。

劉標緊跟在陳海峯背後。搜索了一會沒有發現綫索他就急了，輕輕對陳海峯說：「見鬼！剛才還打信號槍，怎麼連個鬼影也找不見呢？」陳海峯擺了擺手，沒有回答。劉標好像看見了班長的眼色，就不吱聲了。

搜索了約摸一個鐘頭，大夥就在指定的一棵大樹下集合彙報情況。每個人的回答都是：沒發現綫索。陳海峯把大夥仔細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「蕭玉呢？」這一問就把大夥提醒了，於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看起來。蕭玉不見啦！

陳海峯望着楊知本說：「楊知本同志，蕭玉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走的嗎？」

「山西邊有兩條溝，」楊知本說，「我從左邊溝裏進去，他從右邊溝裏進去。我出來的時

候沒有見他，還以爲他先來了呢！」

不遠的地方有個黑影一現，大家馬上注意了。

黑影走攏來，原來是蕭玉。他呼呼地喘着氣，對陳海峯說：「那邊，那邊溝裏有一個洞，洞又深又黑。我進去了，沒走到底。倒霉，我沒有帶手電呀！請班長趕快去！」

陳海峯派了兩個人在山上巡邏，自己帶着別的人到溝裏去。溝裏淨是亂石雜草。石頭上很滑，一定是長了苔。石頭縫裏有小股的流水。在溝的頂頭上有很密很密的野藤。蕭玉把野藤撥開，陳海峯用手電一照，看見有一個四尺見方的洞口。

「作戰門準備，跟我來！」陳海峯第一個端着衝鋒槍進了洞。大夥緊跟着他進去了。

剛進去，洞身很窄，也很矮，只能低着頭走。走了一會，洞轉了彎，也寬敞了。四把手電照得洞裏亮堂堂的。每個人的眼睛都敏捷地在洞裏移動着。洞又轉彎的時候，陳海峯忽然站住了。大夥猛然感到一陣緊張，右手的食指都緊緊地貼着槍的扳機。陳海峯沒吱聲，彎下腰拾起一個巴掌大的東西：一盞梓油燈。燈裏沒有油，却有一根用過了燈捻子。他把燈和燈捻子放進褲子口袋，又繼續搜索。

劉標的心跳得很厲害。他想：「有燈就一定有人，這一次可要抓幾個活的！哼！龜孫插翅也飛不走了！」

蕭玉連個手沒攔了，連個人影也沒看見。他們用手敲壁子，用腳蹬地面，連一點可疑的聲音也沒聽着。他們只得到了一盞梓油燈。

他們又到外面搜索了一遍，還是什麼也沒發現。

蕭玉埋怨起來：「怪我們來晚了，來早一點就捉住了。」劉標氣吁吁地頂了他一句：「別放馬後炮了，你發現洞爲啥不馬上搜呢？」蕭玉急的差一點哭起來，說：「搜？連個手電也沒有，怎麼搜？」楊知本說：「這不能怪蕭玉，怪我們來晚了！」

陳海峯皺着眉頭，一直沒說話。他的高高的鼻樑和明亮的眼睛在月光下閃着光。大夥都望着他。

陳海峯平靜地然而有力地對大夥說：「同志們不要灰心，敵人是狡猾的，但是只要我們努力，他是逃不出我們的手心的。我們先回去休息吧！」

大夥回到木板房的時候，剛好聽見第一遍雞叫。

木板房的門緊緊地關着。房子裏一共有十個人：有的坐在板凳上，有的坐在背包上；楊知本正伏在桌子上作記錄。

「我認爲別的不怪，只怪我們去晚了。」吳樹春說，眨了眨他那薄薄的眼皮。

「敵人一定是躲在那個洞裏，」劉標很有把握地說，「要不，信號槍怎麼是從鳳凰山發出來的呢？」

「是呀，洞裏還有一盞燈，燈裏還有捻子，要是洞裏沒有人才怪呢！」蕭玉說。

「我們今天再去搜一次！」

「對，我們不能讓敵人在老虎嘴上來拔毛！」

陳海峯皺着眉頭，閉着嘴巴，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互相磨擦着。這是他用腦子時的習慣。他的思想活動的越快，他的手指頭也磨擦的越快。

楊知本放下筆，帶着疑問的口氣說：「敵人爲什麼打信號槍呢？爲什麼要在鳳凰山打而

「不在別的地方打呢？」

「是呀，爲什麼敵人要在鳳凰山打槍而不到別處去打呢？」陳海峯說，手指頭互相磨擦的更快了。

沉默了一會。可以聽見海風吹着樹梢的聲音。

「我看，敵人是在跟空降特務聯絡！」劉標說。

「我不同意你的意見，」蕭玉說，「昨天並沒有飛機來呀，哪來的空降特務？——你別瞪眼睛！——我不同意你的意見！」

「你說，你說他爲啥打信號槍？」劉標很不服氣地說。他的臉紅了，額上的青筋跳動着。

「爲啥？……我，我還沒想好呢！」蕭玉這一句話把大夥都逗笑了。

「昨天不是在發土地證嗎，」一個長臉的戰士說，「我看敵人就是乘這個時候來擾亂我們。」

「是喲，這話有道理！」另一個戰士說。

「敵人想趁我們粗心大意的時候摸我們一下，一定是這樣，敵人一定住在洞裏！」

「洞裏啥也沒有，敵人吃什麼呢？吃石頭嗎？——別笑！他老呆在洞裏有什麼用呢？」

又沉默了。這個問題又把大夥難住了。

陳海峯拿出了那盞梓油燈，眼睛緊緊地盯着它，好像要在燈上看出什麼祕密一樣。

大夥都望着班長，想聽聽班長對這個問題的意見。

陳海峯把燈放在桌子上，說：「我認爲敵人住在洞裏的可能性很小，而且住在鳳凰山的可能性也不大。」

每個人都帶着驚奇的眼色望着班長，好像是問：你的話有什麼根據呢？

陳海峯接着說：「敵人不是傻瓜，敵人比狐狸還要狡猾。想想看，如果敵人住在鳳凰山，那他爲什麼偏偏要在自己的窩邊打槍呢？他打了槍我們就要搜查，這對他有什麼好處呢？我覺得我們應該研究敵人打信號槍的原因。原因可能是，敵人要跟他們自己的爪牙聯絡；要不然，就是要擾亂我們，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鳳凰山來。」

「那爲什麼洞裏有燈呢？」蕭玉搶着問。

「洞裏是有一盞燈。」陳海峯用兩個指頭把燈從桌子上夾起來。「難道敵人能夠在洞外面打槍，就不能在洞裏放一盞燈嗎？……敵人爲什麼偏偏要在昨天打槍呢？自然他也在心裏打過算盤。他知道我們昨天在民主村開會，那裏離鳳凰山有四五里地，當我們發現打了信號槍追去的時候，他已經跑的很遠了。……我認爲，我們現在應該加緊對附近地方的調查工作，要摸底。過去作了一些調查工作，但那是不夠的。」

「那我們就不管鳳凰山了嗎？」劉標說。

「當然要管，」陳海峯說，「鳳凰山山大樹多，又有山洞，這個地方是放鬆不得的。我們自然也不能放鬆別的地方。你們想想，如果敵人有意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鳳凰山來，那他是不是要在別的地方加緊活動呢？」

「會的，會的。」楊知本放下筆說，「敵人打槍自然是有他的壞主意，他不會打着玩，他沒有瘋。我同意班長的看法。……有人在叫，你們聽！」

太夥都聽見了一個熟識的聲音：「大軍同志，大軍同志！」

陳海峯對坐在身邊的劉標說：「你出去看看吧！」

劉標出去了。大夥又討論開啦。

等太夥都發表了意見，陳海峯說：「同志們，堤是防水的。」他指了指窗外滾滾的潮水。

「堤，看起來很平常——也的確是很平常的。不過，如果堤上有一個小洞，你看吧，水就會從洞裏鑽進來。小洞再變成大洞，就糟啦，就要鬧水災啦。」他的左手捏成一個拳頭。「我們軍隊和羣衆結合在一起，好像結成了一條堤一樣。我們是保衛祖國的長堤。我們守在這裏，就不准這裏有一個漏洞，不准一個敵人從這裏鑽進來！……」

每個人都出神地望着自己的班長，望着班長明亮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樑。班長的語深深地